

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答卷

文·摄影/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王 鹏 徐 壮 牟 宇 李一博 骆学峰

长城获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、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……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中国历史文化遗产“高光时刻”频频出现。

这些“高光时刻”，是新时代中国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展的生动例证——从长城到大运河，从良渚古城遗址到敦煌莫高窟……星散在广袤大地上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实证着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生生不息，展示着中国文脉保护与传承的亮眼答卷。

珍视根脉 坚定守护

一把皮尺、一根米绳、一部自制木梯——这曾是山西省山阴县长城保护员尹成武的全部测量工具。从1979年就开始守护长城的他，靠着简陋的工具，每天在山上待10余个小时，一米一米咬着牙完成了山阴县境内长城的测量工作。

“老祖宗的东西，你接触时间越长越有感情。”尹成武说。如今，当地增加了4名文保员，守护长城的队伍越来越壮大。

巍巍万里长城，历经千年风霜。

不断壮大长城保护员队伍，颁布实施《长城保护总体规划》，公布第一批83个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，开展长城精细化管理试点，持续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……近年来，我国采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，让古老长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。

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相关决议认为，中国政府在长城保护方面采取的积极、有效措施，使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了妥善保护。

时间的指针拨回到7年前。

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之际，时任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主任顾风在激动之余也深深担忧：申遗成功的大运河能否更有尊严地活下去？

这一担忧并非没有缘由。长期以来，这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，一直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、生态空间挤压严重等突出问题。

重现大运河的绝美风光，离不开“壮士断腕”的决心。

扬州为了大运河生态，关停“每年能够交税2个多亿”的化工厂；杭州出台我国首个保护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……2019年，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》的印发，更是掀开了大运河历史的崭新篇章。

76.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，1.08亿件/套国有可移动文物……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，保护任务的繁重与难度不言而喻。

“保护文物也是政绩”——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的科学理念，让登得上城楼、望得见古塔、记得住乡愁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。

“平安故宫”工程、良渚古城遗址展示工程……一批高水平的保护、管理、监测、展示项目实施，有效改善文化遗产保护状况；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财政在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中支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126个项目，共计6亿元；百余部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台，更是为保护工作构筑了铜墙铁壁。

“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既是一项殊荣，也对今后遗产的保护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”7月25日，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申遗成功后，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第一时间表示，将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的要求，持续加强古城考古研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。

在保护中发展，在发展中保护。当读懂并珍视文化根脉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期许，文化遗产的美好未来不再遥远。



工人在修复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



学生在学习考古发掘知识

寻根溯源 面向未来

四川广汉，鸭子河南岸土层下，文明的秘密层层揭晓。

“沉睡三千年，一醒惊天下。”曾在1986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，在2021年3月以辉煌灿烂的新发现“再惊天下”。黄金面具、青铜人像、青铜尊、玉琮、玉璧、金箔、象牙……新发现的6座“祭祀坑”，如同6个“考古盲盒”，激发着世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。

然而，只有35年前那次发掘的亲历者才能体会，考古这门学科已实现了何等惊人的发展——

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，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“祭祀坑”罩住；实验室“前移”到考古现场，必要的先进设备一应俱全，出土文物可在第一时间进行保护和研究；包括文物保护、动物学、植物学等在内的多学科团队并肩作战、通力合作……

先进的技术、新锐的力量，研究最古老的岁月，展现最悠远的文明。曾被视为“冷门”的学科，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。

2020年9月2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集体学习。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强调，“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，努力建设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”。

上下五千年，中华文明灿如星河，绵延闪耀。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长河，发端于何时何处？延绵不绝的传承，走过怎样的起承转合？

源浚者流长，根深者叶茂。考古人所承担的任务，便是解开文明起源的秘密，夯实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。

50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，中国境内人类起源、文明起源、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等关键领域考古项目重点实施……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中国考古重大成果丰硕。这些考古发现，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，也必将深刻影响当下和未来。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分享了2个数据：2003年前后，报考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只有十几个人，现在则有上百人；去年他受邀作一场博物馆相关报告时，线上听众多达47万人。

放眼中华大地，甘肃敦煌莫高窟、江西海昏侯国遗址、浙江井头山遗址……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接过前人的“接力棒”，以自己的蓬勃朝气和研究成果向世人证明：考古，并不等于故纸堆和冷板凳，而是探寻根脉、面向未来的“朝阳”事业。

薪火相传 与时俱进

草木葱茏的天龙山，这个盛夏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在各方努力下，7月24日，漂泊海外近百年的天龙山石窟“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”回归山西故土，与广大观众见面。

这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。“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！”天龙山石窟博物馆馆长于灏心潮澎湃、思绪万千。

千年前，顶尖的匠人在这创造独具魅力的“天龙山样式”，将中国古代石窟艺术推向高峰。

百年前，璀璨的瑰宝遭人觊觎，超过240尊造像被盗、四散飘零，堪称中国石窟寺史上最为惨烈的劫掠。

今天，国宝归家的传奇，一次次唤起人们对家国深沉的热爱。

马首铜像回归圆明园、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被跨海追索回国、意大利返还中国700余件文物艺术品……近年来，中国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和流失文物追索能力，与23个国家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签署双边协议，建立彰显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机制。

永不言弃的追寻，是为了古老文脉的传承，更是为了民族精神的弘扬。

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：“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，既需要薪火相传、代代守护，更需要与时俱进、勇于创新。”

拿起洛阳铲，举起“考古刷”——“国宝探秘考古盲盒”亮相山东博物馆，9款代表性馆藏文物仿制品制成“考古盲盒”，简化还原的发掘过程满足了大家对考古的好奇心，也让体验者感受考古人的艰辛与执着。

当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在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中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。

暑期的首都博物馆，成为青少年教育的“第二课堂”。

泡水皱缩的简牍靠什么化学试剂才能复原？圆明园兽首如何用射线检测内部结构完好程度？轻轻一碰就碎成齏粉的出土丝绸怎样还原本来光彩？……“万年永宝：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”的展厅里，许多小观众好奇地发出追问。

从文博探索节目《国家宝藏》大受欢迎，到舞蹈《唐宫夜宴》火遍全网；从2020年5.4亿人次“打卡”博物馆，到良渚古城遗址“亮相”中学教科书……类型丰富、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渐入佳境，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。

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

当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，传承不绝的中华文明璀璨瑰宝，鼓舞着千千万万自信的中华儿女，在前行的征途上昂首阔步！